

车祸

□李延青



1.

大夫村“村村通”工程要建一座石拱桥。村委会开会研究时，副主任范双廷一上来首先介绍了提出承包的人名单。支书王绪辰不动声色地听着，他心里清楚，出面的是这些人，背后却是村委会的伙计。范三山是范双廷的自家兄弟，张爱臣则是村主任吕庚寅的大舅子；其他人拐弯抹角也和几个村干部脱不了干系。

一时间大家都不言语。沉默半晌，王绪辰叹了口气说：“乡里乡亲，包给张三李四有意见，包给李四王麻子又骂娘。但这事儿却不允许咱装糊涂、充好人，‘村村通’是国家的惠民工程，是给老百姓办好事，得罪人事小，办砸了往大处说对不起党，往小处说对不起群众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明说吧。”

王绪辰这么一说更没人表态了。看到这尴尬局面，吕庚寅犹豫着说：“要不，咱试试招标……”

“喊，招标，怎么招标？招标就能保证公平？选举还……”范双廷不客气地打断吕庚寅，又硬生生把后半句咽了回去。王绪辰知道老范想说什么，却只当没听见。当初换届，老范想当村主任，找他谈过好几次，但他把年轻的副书记吕庚寅推了上来。吕庚寅当过几年兵，30出头，毕竟毛嫩，啥事都看他的脸色行事。果然，吕庚寅望着他说：“还是说说吧。”

王绪辰说：“叫我说，这事咱谁也别粘包，干脆就交给王阿坪人干吧！”他事先谁也没打招呼，大家听了都是一愣。但吕庚寅却率先表态说：“行！”会就散了。

2.

王阿坪人擅长榫卯石拱桥，在鲤鱼川遐迹闻名。就如同“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儿子会打洞”一般，这门技术在王阿坪村祖辈相传。百余公里长的鲤鱼川，道路和村街上大型石拱桥多数出自王阿坪人之手。最叫人称道的要数石嘴北沟口那座老石桥，是民国年间王阿坪人修建的，公路改道早已闲置在那里。1996年

那天一大早，他的女儿送他去村东首两里地外的停靠站。他活了50岁，还是第一回出远门（儿子给他的50岁生日礼物：旅行）。外孙女像只蝴蝶，一会儿在前，一会儿在后，外孙女说：外公，我要上海的面包。他乐呵呵地说：好，好。

他们在简易的停靠站等候了约摸一刻钟，一辆车尾卷着尘烟的巴士开来，他乘上，午后到达县城。他还是第一回进城。鼻子底下的一张嘴，问来回去，终于问到了火车站，是小站，过路列车只停靠3分钟。候车室，5元钱一盒饭，他垫了肚子。

慢车。傍晚，他又吃了盒饭，10元钱一盒。抵达省城已是灯火辉煌。那么多灯亮着，真浪费电。他想，他按照儿子的叮嘱，购了省城至上海的机票。当夜，他在候机室的椅子上凑合了一觉，脱下他在村庄里做客才穿的对襟衫，换上儿子用包裹寄来的西服。他第一回穿西服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他到了洗间，对着镜子，好像自己被调换了一样，很别扭，仿佛住进一个装潢气派的屋子。儿子一再强调：一定要穿这套西服来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去电话亭，打了个电话给儿子。儿子说会来机场接他。而且强调出了机场“国内乘客出口处”，就等着别动。到了登机时刻，已等了半上午，他想起肚子里啥也没顾得上往里垫呢。

这半辈子，他没离开过土地，确切地说，他一直生活在“脚盆”似的山吞里。现在，一下子要“升空”了，他真有些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凌空高悬的感觉，并且，他像是钻进传说中的腹腔内、鲲鹏大鸟的腹腔内。什么“保险带”呀，“安全出口”呀，仿佛要出事，弄得他很紧张。直到空姐推着餐车出现在过道，他望着机窗外的白云，一堆一堆的白云，像丰收的棉花垛，飞机在云垛上，已经很平稳了。他没想到竟有如此明净的地方。

餐车慢慢推过来。他想，地上的盒饭，5元、10元，那么，高空，还是万里高空的盒饭，抬举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价钱不知要翻多少跟头？起码，一盒饭可能抵他在地里种好大一片庄稼呀。

他掏了主意：不吃这盒饭。他假装打瞌睡，可是，仍然沉不住气，越过前边的人头，去瞅过道的餐车。他注意到，每个乘客都伸手接过了盒饭。每个乘客有两盒，一盒饭菜，一盒点心。他的目光在盒饭的交接过程中徘徊、穿梭。

餐车在他这排座位的交叉点上停下来。空姐在微笑。邻座的中年男子接过了盒饭，放在翻下的小台板上。他也模仿着放下小台板。

空姐向他递过来盒饭。他抚抚肚子，指指嘴巴，然后摆摆手，表示自己已经吃过而且吃饱了。空姐仍保持着微笑。他的脸一阵骚热，好像败了空姐的生意。他又做了打饱嗝的动作，强调他确实吃不下了。他还是有点抱歉的样子。

偶尔，他回头，望后边坐着的一片乘客。他发现，整个机舱里，他是惟一拒绝盒饭的人。吃饭付钱，这还用得着讲？他想，可是，到时候，谁来证明他没吃高空中的盒饭呢？

鲤鱼川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，汹涌的洪流裹挟着沙石树木把桥洞堵死，浩荡湍急的洪水漫过桥面，扬起数十米远的水帘。洪水过后，人们清除了桥洞的沙石杂物，看那古桥却依旧完好无损，对王阿坪人的建桥技术更是慨叹不已。榫石拱桥每个环节都有其技术要领，但石拱桥说到底还是拿一块块石头砌起来的，因此每一块石头都是整座桥梁成败的关键。王阿坪村位于太行山深处，祖祖辈辈出石匠，对石头自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理解和认识。

王阿坪人是把建桥艺术化了。他们来到工地，有人测量指挥，有人破土挖基，有人就近选择一块块巨石，依据石路纹理破开，打造成桥梁不同位置需要的石块。巨大的石头在他们的钢钎、铁锤下好像变成了豆腐，眼见荒蛮的巨石出落成一块块规则的成品。等桥建成，石料不多不少几乎总是恰好，那手段是巧妇裁衣，精确到不肯浪费一丁点材料和气力。并且每道工序都衔接得丝丝入扣，流畅自然。山里人建房买不起砖，都是建石屋，大门口砌成拱形，有关系的人家那拱顶肯定要请王阿坪人来砌，一来坚固，二则美观——石料齐整，色泽一致。正月里人们走亲戚，一看某家的新门楼就说，这是王阿坪人的手艺！站在那里观望欣赏，心里充满赞叹和羡慕。

3.

王绪辰姑姑家是王阿坪的，就把建桥工程包给了表哥邱兰英。让王阿坪人建桥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邱兰英到大夫村察看了桥址、计算过工程量，就把合同签了。

回到村里，邱兰英找了6个人，说定三天后开赴工地。

傍晚，邱兰英去井上挑水，在街里碰到自家兄弟邱月晨开着三轮车从地里种麦回来。走到近前就把车停下，递了根烟说正想晚上去找他，问他大夫村建桥能不能参与。邱兰英一愣，心想这消息传得可真快。他们虽是自家，日常走动并不亲近。邱兰英家是破落地主，过去在村里大气不敢出。邱月晨弟兄5个，他爹是复员军人、生产队长，岳父在县供销社当主任。当年自行车、缝纫机再紧缺，他们家也买得到。一家人在村里没人敢惹，自然不会把

他不安起来。他在心里喊：我没接受盒饭。他只是不喊出声。他看着邻座的中年男子，显然中年男子没胃口，或者说，盒饭不合中年男子的胃口，他仅拆开小包装榨菜丝，竟原样不动那精致的面包，便合起了盒盖。

他注视着塑料盒里圆圆的小面包，烤得焦黄适中，甚至有点可爱。他想，要是拿着这个小面包，可以骄傲地向外孙女宣布：这是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上的面包，飞机飞到了云朵上边了，好像天空长出了面包。

他克制着自己，转向中年男子。他说同志，你去哪儿？对方说到上海，他紧接着说我也去上海。对方目光投向机舱吊着的电视屏幕。他继续套近乎。他说飞机上的盒饭不怎地吧？对方没反应。他又说我就没吃。他重复做了向空姐做过的系列“已经饱了”的动作，又强调我就没吃，我在地上吃过了。

对方瞥了他一眼。他如愿以偿，他在那一瞥里，看出他的话已引起对方重视，他不在于对方眼神里包含的其他内容，其实，对方根本无意搭话，嫌他烦。他还多嘴，说这面包，比拳头还小，哄哄小孩还对付得过去。

对方又瞥了他一眼。他心里一乐；证人已明确落实了。他的精神松弛下来，他翻起小台板，闭起眼，双手不知不觉搁在腹部，搁了片刻，把肚子里的空给压醒了。他甚至听见肚子里“咕噜咕噜”的响，像空旷的山沟里的回音。他再翻下小台板，把双手搭在台板上。他忽然想：馆子里吃了饭，服务员会来收钱，飞机上呢？

他喝了空姐送来的茶水，肚子里稍微充实了，他又望见同样的餐车沿着走廊依次回收着饭盒，邻座的乘客竟然毫不怜惜地递上饭盒。他真想提醒：盒子里还有面包呢。可是，他得保持拒绝的姿态，而且要贯穿到底：不能让人小看了自己。

空姐朝他看。他趁机抓住难得的契机，说：我没有……我没有你们的盒饭。他还摊摊手，憋了一肚子发了醉的话，一吐出，很畅快。他心里踏实了。空姐似乎没反应。他有点失意。这么大一架飞机，还在乎一盒饭？他想。

又恢复平静。邻座一副昏昏欲睡、闭目养神的姿态，也有乘客在翻阅杂志、报纸，惹得纸张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惟有他清醒、振作。他抬起脖子，去巡视整个机舱：该收饭钱了吧？要不然，空姐把饭钱忘了吧？到底嘛。

看不出一点收饭钱的迹象，他替空姐着急。其实，他是替自己担忧，时间拖长了，能说得清他没接受盒饭吗？何况，他一开口，满嘴里山里的土话，谁能听懂呢？

他把西装的衣襟往两边敞开。想着儿子关照他穿西装，这会儿西装大概能说明一定的问题：穿这一身挺刮的西装，

邱兰英放在眼里。但生产队解体时，他们兄弟已先后分家另过，日子反而不如别人。大夫村的工程不算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开支，所以邱兰英把人手打得很紧。但愣过之后他的眼睛立马又亮起来，说：“人手是够了，不过既然你张开嘴了我还能说什么！这样吧，你开上三轮，每天捎带脚接送大家。”

看到邱月晨的三轮，邱兰英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交通工具。大夫村距王阿坪将近10公里，秋后的日子一天短似一天，没有交通工具来回往返会耽误时间。

邱月晨没接话。每天100元的工价大家都一样，自己却要搭上车和油钱，这……

一看邱月晨的表情，邱兰英就猜到他在想什么，说：“也不白用你的车，结算时每天每人给你出两块钱的油钱。”

“行。”邱月晨绷着的脸上绽出笑容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
4.

鲤鱼川川外是华北平原，西部深山区却与山西接壤。山高地寒，春夏两季比川外来得晚，秋冬却总要早半个月。眼见着远远近近的树木由绿转黄变红，色彩斑斓的落叶随着犀利的秋风飘落。邱兰英一行早出晚归，一个半月过去工程已接近尾声，再有一周就可以撤“牛儿”了。

榫石拱桥打好桥基后，要在地面上依据桥梁弧度搭建木架，行话称“搭牛儿”，而后在“牛儿”上铺设石料，待拱桥砌成再将木架撤除，就叫“撤牛儿”。石拱桥坚固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铺砌石料——桥拱上的一块块石料必须像牙齿一样紧紧挤住。石料块吃力，整个拱桥浑然一体，不再依托“牛儿”支撑，所以“牛儿”撤来很容易。若是铺砌的石料没咬紧，依然凭借“牛儿”支托，就表明桥拱质量存在隐患。“牛儿”撤不下来，对建桥者是丢手艺的事，但这种事绝不会出在王阿坪人手里。

眼见钱就要到手，心里自然轻松高兴起来。这天回家路上大家不闲说笑，邱兰英说好老天作美，要是遇上一场大雪，工程拖期不说，咱可就遭大罪了！一高兴大家话就多起来，高志林说秦岭他同学马三，在外打工回来住了三天，说了一段时间他媳妇尿不出尿来了，开始瞒着人，后来实在憋不住，到县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得了性病。侯喜功说，胡家寨他姨爹去大同打工，老板不发工钱，还扣着不让人走，连手机都给没收，几个人夜里偷偷翻墙跑回来，把铺盖也扔了。

不知不觉夜幕四合，下了眼前的斜坡离村就剩三里路。这时，邱月晨突然失声尖叫起来：“哎呀！哎呀……”三轮车冲着公路下面的河滩直窜出去。邱兰英年轻时喜欢打篮球，动作敏捷，见事不好一翻身从车帮跌到公路上，等他爬起身，三轮车已经翻到公路下面。他脑袋“嗡”一响，连带爬奔到公路边，只见三轮翻倒在河滩，一车人横七竖八躺在鹅卵石上。“娘啊！”他像老娘们儿一样哀叫着，一瘸一拐沿着旁边的草坡跑向河滩。

邱月晨坐起来，一股热乎乎黏液糊住他左眼；邱兰英把每个人都叫了一遍，高志林答应着想拉住邱兰英立起来，右腿钻心一疼又跌坐在地上；侯喜功没答应，软软地躺在那里，邱兰英忙乱中摸到不知从谁工具兜掉出来的手电筒，打开一照，侯喜功哪儿都没伤，只是裤裆尿湿了一片，他就“哇”地哭起来。

这场车祸造成一死两伤：侯喜功死了，高志林小腿、延小书胳膊骨折。遇到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，邱兰英另外找人去大夫村撤“牛儿”、拉石运土将桥面垫平，结束了工程。

能赚那一份盒饭的小便宜？

西装替他鼓了些许底气。饭也吃了，盒也收了，现在这个空档，空姐闲着也是闲着，迟早要做的事儿，何必拖延呢？他想，对，这是高空上的飞机，不是地面上的餐馆，地上的餐馆，有的人蹭饭，可以趁伙计不注意，从窗户跳出去，飞机里，跳出去非摔个稀八烂，谁敢拿一盒饭去冒这个险？飞机就一个出口，可能等到飞机降落了，出机舱的时候交饭钱，空姐就用不着一个座位来收钱了，多省事。

他看看中年男子，预备着对方看他的时候，及时送个笑脸，可是，中年男子的目光像被杂志拴住了，杂志上有个广告：美女很性感（内衣广告）。他笑笑，突出了声。中年男子合起杂志，瞥了他一眼，那眼神似乎显示他不该干扰对方的隐私。他莫名其妙地点点头，发送一个牵强的微笑，却把整个脸都笑得像干旱的土地。他想说什么，又找不出话题。不过，他的心里生长着主题词：盒饭、证人。

他动一动身子，西装似乎在收缩。他终于扯出个话头，他说同志，看来你是做生意吧？生意一定很忙碌。对方说小生意。他说我儿子在上大学，业余也做生意，还是骨干，我这衣服就是儿子赚了钱特意买给我。

飞机安全着陆，机身轰鸣，仿佛在地面上跑比天空上飞还要费劲儿。他双手扳住座椅的扶手，扳出了汗。飞机一停稳，他听见一片金属声，他也撤开了安全带，站起来，冲着中年男子笑笑，好像终于胜利了。他干干地站了一会儿，又坐下。

等到中年男子起身，他立即响应似的站起来。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的缝隙，抵达舱门。他猜，每个人都要过那道门，空姐当然站在门边收饭钱了。他几乎贴着中年男子，毕竟都汇集到狭窄的过道，十分拥挤。

中年男子取出行李架中的箱包，还有一个旅行袋，挺沉的样子。他伸出手说，我来帮你拎一个。中年男子说我自己来。他说我没带啥行李，帮你拎出去，我再交给你。中年男子

通过法律解决。”延小书说，“乡里乡亲，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撕破脸面。”

邱兰英找邱月晨谈过后，邱月晨立马就跑到县城去打听，回来又让邱兰英翻来覆去地从中说和。最后，高志林和延小书把赔偿费降到8000，喜功媳妇却咬定6万不松口。她说：“要是喜功在我能张这口吗？他一条命就值6万块钱？要没这俩孩子，就是改嫁我也不会要这钱！”邱兰英顿时哑口无言。

6.

两月过去，邱月晨没拿出钱来，三人真将他告上了法庭。

这种事村里没有先例，说东说西的都有。有人说，这娘们儿真敢张口啊。有人说，钱再多也抵不了人家丈夫在。自家的日子自己过，总不能为了情面自己遭难。有人又说，月晨也不是故意的，况且他也带了伤，你家的人没了，不能不让对方过日子。近些年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多起来，人们在街里讲述着外面的故事，议论着法律的无情与公正。许多人暗暗在心里自问，要是自己摊上这种事该怎么办呢？

邱月晨家仨孩子，老大老二都是女孩，老三刚上初中，媳妇是个“药篓子”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冷不丁要拿出七八万，别说自己拿不出，就是东拼西凑拿出来，今后的日子怎么办？

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邱月晨找到老支书延四妮，托他老人家去给说和。乡里谁家遇到尴尬、为难的事情都是请德高望重的老者来调解，一来人家经多见广，能说到理上，二来也有他的面子在。但这次三家人却没给他面子：“四爷，谁家都得过日子啊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四爷，谁愿意摊上这种事呢！你看看，俺家日子难道比你好？”

“四爷，在他是作难，在俺是塌了天呀！”

延四妮转了一圈回来，对邱月晨只剩下一声慨叹：“唉，世道变了，咱不中用了！”

邱月晨被法庭拘留，法官也来村里调解过两次，言下之意只要被告出钱，原告撤诉，他们就放人，否则只能判刑。月晨媳妇只是一味哭泣：“这叫俺娘们儿几往后可怎么过啊。”

茶余饭后有人说月晨媳妇算不清账，舍命不舍钱。有人说那三家与其把人送进监狱，还不如少拿点钱，乡里乡亲还落个人情合算。月晨家最终没出钱，那三家铁了心不妥协。邱月晨被判了4年徒刑。

“唉……这世道！”延四妮在街里对一帮老人摇着头感叹。

太阳从东山升起，又在西山后落下。日子快得让人无可奈何。清明节到了，邱兰英上坟烧纸路过坟头的坟墓，不由自主停住脚，愣了一会儿去坟前给他烧了几张纸钱。烧完站起身，发现那坟土上已钻出针似的草芽，不远处几株杏树正含苞欲放。

插图：孟浩强



那天一大早，他的女儿送他去村东首两里地外的停靠站。他活了50岁，还是第一回出远门（儿子给他的50岁生日礼物：旅行）。外孙女像只蝴蝶，一会儿在前，一会儿在后，外孙女说：外公，我要上海的面包。他乐呵呵地说：好，好。

他们在简易的停靠站等候了约摸一刻钟，一辆车尾卷着尘烟的巴士开来，他乘上，午后到达县城。他还是第一回进城。鼻子底下的一张嘴，问来回去，终于问到了火车站，是小站，过路列车只停靠3分钟。候车室，5元钱一盒饭，他垫了肚子。

慢车。傍晚，他又吃了盒饭，10元钱一盒。抵达省城已是灯火辉煌。那么多灯亮着，真浪费电。他想，他按照儿子的叮嘱，购了省城至上海的机票。当夜，他在候机室的椅子上凑合了一觉，脱下他在村庄里做客才穿的对襟衫，换上儿子用包裹寄来的西服。他第一回穿西服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他到了洗间，对着镜子，好像自己被调换了一样，很别扭，仿佛住进一个装潢气派的屋子。儿子一再强调：一定要穿这套西服来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去电话亭，打了个电话给儿子。儿子说会来机场接他。而且强调出了机场“国内乘客出口处”，就等着别动。到了登机时刻，已等了半上午，他想起肚子里啥也没顾得上往里垫呢。

这半辈子，他没离开过土地，确切地说，他一直生活在“脚盆”似的山吞里。现在，一下子要“升空”了，他真有些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凌空高悬的感觉，并且，他像是钻进传说中的腹腔内、鲲鹏大鸟的腹腔内。什么“保险带”呀，“安全出口”呀，仿佛要出事，弄得他很紧张。直到空姐推着餐车出现在过道，他望着机窗外的白云，一堆一堆的白云，像丰收的棉花垛，飞机在云垛上，已经很平稳了。他没想到竟有如此明净的地方。

餐车慢慢推过来。他想，地上的盒饭，5元、10元，那么，高空，还是万里高空的盒饭，抬举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价钱不知要翻多少跟头？起码，一盒饭可能抵他在地里种好大一片庄稼呀。

他掏了主意：不吃这盒饭。他假装打瞌睡，可是，仍然沉不住气，越过前边的人头，去瞅过道的餐车。他注意到，每个乘客都伸手接过了盒饭。每个乘客有两盒，一盒饭菜，一盒点心。他的目光在盒饭的交接过程中徘徊、穿梭。

餐车在他这排座位的交叉点上停下来。空姐在微笑。邻座的中年男子接过了盒饭，放在翻下的小台板上。他也模仿着放下小台板。

空姐向他递过来盒饭。他抚抚肚子，指指嘴巴，然后摆摆手，表示自己已经吃过而且吃饱了。空姐仍保持着微笑。他的脸一阵骚热，好像败了空姐的生意。他又做了打饱嗝的动作，强调他确实吃不下了。他还是有点抱歉的样子。

偶尔，他回头，望后边坐着的一片乘客。他发现，整个机舱里，他是惟一拒绝盒饭的人。吃饭付钱，这还用得着讲？他想，可是，到时候，谁来证明他没吃高空中的盒饭呢？

高空中的盒饭

□谢志强

索性不睬他了，顾自拎起箱子和袋子，似乎怕他来抢夺那样。

他紧紧跟着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侧身，说：你走头里。他说，没啥没啥，就这样子。缓缓地挪到舱门，他奇怪，并没有人交钱或收钱，难道一忙，把收饭钱的事儿给忙忘了？他否定：这么有条有理的飞机，怎么也不会落下饭钱的事儿。不收钱不就失职了？一定还在一个出口收钱。

他紧随着中年男子，一步不落。中年男子偶尔回头瞥他一眼，眼光里闪着警惕，还有敌意。中年男子疾步超过几个乘客，他也紧步跟上。他不能被证人甩脱了。他认为中年男子想岔了，把他往那里想了。

到了出口处，一个乘客毫无阻拦地出去。他差点儿喊出来：飞机上的盒饭都白吃了？

他赶到中年男子的前边，说：同志，飞机上的盒饭真的能白吃？

中年男子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迟疑了一下，说：啊？哦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盒饭的钱已经包含在机票里了。

他顿然懊悔，说：我没吃……你看见了。

中年男子绕着他，边走边说：没吃就没吃了，你自愿不吃。

他愣在原处。要是把盒饭从机票里分离出来，盒饭该算多少钱？他想，高空中的饭肯定没地面上的饭好吃。

这时，他听见“爸爸”的喊声，他抬头，看见了儿子。儿子向他奔过来。儿子接过他手里的布包。他说，很轻，我拎着就行。儿子领路，走进了出口处前边的一辆出租车。

出租车上上了街路。儿子拿出一个塑料袋，袋里有盒饭，说：爸，你饿了吧？先垫垫肚子。

他摇头摆手，脱口说：我吃过了，飞机上吃过了。他差点儿要做出飞机上重复过两遍的“饱了”的系列动作，他中止了动作，笑了。

儿子坐副驾驶员位子，扭头说：爸爸，你没累着吧？

他说：不累，累啥？就是眼睛、脑袋忙得不行。

儿子说：上海很大，我只想让你来看看上海，明天我陪你去东方明珠塔。

他想：儿子让我看上海，我只想看儿子，这么大的地方，都是水泥地，儿子真行，能在这扎根，连放屁了也不回家。

他的肚子又叫起来，他双手扞住肚子，生怕里边的响声被儿子听见了，幸亏到处都是喧哗，把肚子发出的声音给淹没了。他计较收飞机上的盒饭，仿佛失却了一个值得炫耀的资本。村里有几个人乘过飞机？恐怕大多数村民一辈子也享受不到——那个小不拉唧的面包，可以向外孙女证明，他的身体一度达到的高度，谈听儿子的关照，出门别老想着节省，别委屈自己，该吃的就吃，喜欢吃的就吃。遗憾呀，他本该白吃的盒饭放弃了，高空中的盒饭，滋味跟地面上的肯定不一样。他闭上了眼，车仿佛在倒着行驶。他已拿定主意，对谁也不再提起高空中的盒饭的事儿了。